

烧柴灶酿诗情

蔣

花弄草

老妻养花幸福满

□ 陆明华

每逢我家来了客人，我忙着沏茶倒水，而此时，老妻总喜欢邀请客人到阳台参观她经营的“花圃”。她还常指指点点向客人作些介绍，俨然是个种花的“行家”。若有人赞赏几句，老妻更是笑得脸儿犹如一朵盛开的“菊花”。

老妻爱上养花，完全是“无心插柳”。前年退休后，我家乔迁了新房。担心室内残留的有毒气体会影响家人健康，老妻便去市场买了三盆吊兰、两盆芦荟。吊兰和芦荟是极易养活的，十天半月浇一次水也不碍事，但没想到它们的生命力是那么顽强，竭力地释放出一隅新绿。更为高兴的是，几盆吊兰还先后开了花，结出了“果实”——朵朵小吊兰。见枝条被累得沉沉弯下了腰，老妻买回十多个空花盆，填上泥土，把小吊兰按两朵、三朵分别栽到盆里。时间不长，吊兰们便在“新”家里生根，吐出耀眼的绿。

老妻养的花都是非常容易成活的，而且大多已经了解其生活习性。如文竹，青青的颜色，还有一种松树缩影的感觉，没事老妻就喜欢拿把剪刀，如一个美发师，定期为文竹修剪造型。

文竹属于阴性植物，喜欢阴凉和潮湿的环境，大约一周一次浇水就行了。可以摆放在窗口，有光线就行，但不需要强光照射，到了冬天，一定要放在家中比较温暖的地方。某天，老妻发现它在不经意间，冒出了一个嫩嫩的小芽，看着这个嫩芽偷偷地从土中钻出来，老妻的心情也随着青青的枝叶慢慢地舒展开来。

夏天里，老妻喜欢在窗台边种几棵太阳花。太阳花，又名不死花，可想而知它的生命力了。太阳花喜欢阳光，有光线的时候，它就会绽放它的美丽身姿。太阳花培植很容易，一根茎秆插土就可以成活，但水分一定不要大，否则会烂根的。太阳花的花苞特别多，一棵大点的太阳花，一天可以开几十朵，但太阳落山的时候，花就会谢掉，不过大可不必为它担心，因为第二天它依旧会绽放更多更新的花苞。

当秋天到来，太阳花会慢慢枯死，可以将种子和根都放入盆中不动，第二年三四月份的时候，它会重新发新的幼苗，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生长。

太阳花很平凡，老妻却为它们缤纷的色彩所倾倒，从多层到单层花瓣，有好多种颜色。

生活需要有花相伴。每天清晨，每当老妻对着一墙的新绿，闻着各种花的香味，神清气爽不说，得意之情更是洋溢脸上，仿佛全身也弥漫着花的芳香。

闲暇之余，花一点心思养几盆自己喜欢的绿色植物，将你的家装扮得更美丽、更温馨，而且它还能给你一份美丽的心情，何乐而不为？

烧荒/灶台已是白瓷蓝焰/厨娘不再脸灰手伤/却煮不香那锅遥远的米饭……我依然虔诚地匍匐在火的胸膛/捧进一捆捆热望/煮熟一锅又一锅梦想。

写完“土灶诗”已是万籁俱寂的子夜，夜空星光闪烁，田野秋虫唧唧，远处传来公鸡错乱了时辰的打鸣……那一夜，我失眠了。

因为土灶，所以有了这首被多次发表的诗，其时的诗意愉悦，岂是他人所能享受？

历来对诸多景点仅做摆设的“农家土灶”很反感，我更注重土灶的实功能。大凡亲朋来访，我乐意坐在灶膛前，将一根根寓意热情的柴禾送进灶肚，看着火苗舔着焦黑的锅底，煮香一锅又一锅咸肉菜饭、菜汤面。还别说，这些灶烧煮的食物就是有一股烟火香，这香气飘在空中，沁入肺脾。

试灶了。点燃一团废报纸投入灶膛，然后加软柴类的干树枝及木材边角料，见火苗蹿起，再压上硬柴的粗树干。熊熊柴火呻吟着欢快的轰鸣声突突往上蹿：烟囱气流通畅了！顾不得灶火的熏烤，双眸凝视着火苗，诗意也在肺腑中涌动……

当晚，我一泻千里似的写下了第一首“灶诗”——农家土灶：你是饥饿的回忆/又是果腹的惊喜/你是人间烟火的荟萃/满腔热血燃起多少梦焰/腾挪起错杂的思乡摇曳/曾记否/袅娜的炊烟/扯不断母亲的惆怅/见底的米缸/苍白了母亲的脸庞/沸腾的野菜汤/果不住辘轳饥肠/颠簸了的玉米糗/再也哭不出悲伤/无望的眼神/燃尽了绝望的火苗/耳畔传来一声声嗷嗷叫唤/远处的谷场/锣鼓依然震天响/近处的田头/红旗在风中飞扬。

看今朝/灶砖已砌进了猪圈的围墙/炊烟已成了诗意的梦乡/柴禾已被肥田

□ 丁汀

七年前，执意要在小院搭建一个农家柴灶。原本就是一次诗情久旋的搅动和对现代生活炊具意念的颠覆，试图寻找一种回归原始的、能燃烧激情并触发新诗意的发端。

当年“盘下”小院后的改造计划中，建灶房、搭柴灶被列入实现梦想的核心工程。很多人不解：现在啥年代啦，你还搞这么个又脏又累的“老古董”？就连我家那当地人的“管家阿姨”都是一脸的不屑。

梦想不易，做到有点难，灶房好建搭灶难。第一拨搭灶人是3个苏北泥水匠，砌了一天，试灶时烟囱却不冒烟，看来搭灶术已离他们太遥远。于是，再花三千大洋请来第二拨当地灶匠。当新烟囱伸出屋顶，待大灶阴干后，我迫不及待地烧火

□ 俞昌基

近二十年来，我去过几十个国家，带回了许多旅游纪念品。四岁多的外孙女伊伊看到了经常会好奇地问这问那，问个没完没了。一天我突发奇想，决定给她搞个“神游”系列活动。

我整理出几十个冰箱贴，还在A4纸上打了相应的文字，每天给她说道说道，让她看看认认。

第一天，我给她讲了俄罗斯的套娃、丹麦的美人鱼、澳大利亚的袋鼠和考拉等六七个冰箱贴。第二天我指着冰箱贴或文字问她，小伊伊居然讲对了四个。我说这四个就奖励你啦，你把它们贴到冰箱上去吧！娃儿一看有“进账”，积极性超高，每天一有空就让我讲冰箱贴。于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、吴哥的“高棉的微笑”，乃至樱花、枫叶、银蕨（分别是日本、加拿大、新西兰的国花）……她都能认了。两三个星期下来，这几十个冰箱贴全成了她的“私有财产”。

接下来我给伊伊看钥匙圈、玻璃杯和小摆件。她随着我游遍了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、印度的泰姬陵……还叫得出莫扎特和好莱坞的梦露哩！我还让她看我的精品珍物：德国的奔驰车模、威尼斯的玻璃鲸鱼、埃及的纸莎草画……兴致一高，我还打开电脑，让她观赏我当年拍的美景靓照。娃儿一边看一边发问，有一百个“为什么”。

这么讲了一个多月，我开始给娃娃讲世界地图了。我说了怎么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来看地图找地方，讲七大洲四大洋，还让她在地图上找自己认识的国家或城市。小妈看我俩这么扎劲，就在网上买了一个超大的地球仪。天哪，这下可闹猛啦，伊伊一有空就转着地球仪仔仔细细地看，还得意地大声喊出她认识的地名。后来，她居然自己能讲出我没讲过的阿根廷、安卡拉……

有时娃儿会问我：为什么人站在地球上不会摔下去？为什么地球是斜着转的？我尽量试着回答这些难题，有的还真有口难说，一言难尽。她多次兴致勃勃地问：“外公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出国去看看呀？”我说你还没护照呢？她又问：什么是护照呀？于是我拿出封面上印有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字样的护照，给她解说……

伊伊呀，外公祝愿你能成为一个有点小知识、有点小视野的快乐娃！



捉蟹乐

□ 徐林

西风起河蟹肥，一年一度捉蟹季节又到了。老家河多蟹也多，捕捉的方法更花样繁多，不少还情趣盎然，令人发笑。这里拈几只说说，让你也乐一乐。

■ 网蟹

一只一尺见方的网，两根小竹片，对角一撑，中间放点蚯蚓和死的小鱼，竹片上系根粗线，线头有拗成三角形高粱秆，这样朝水草从里一放，到一定时间收网。河蟹爪子踏在网眼里，怎么也逃不掉。我当时七八岁，有五口网，中饭后只要小伙伴一声口哨，大家就聚拢来，在河里下网。当时天气尚热，大家下网后就脱掉裤子，跳到另条河里“狗刨式”和打水战。有时玩得开心，把网蟹忘了。待到记起来，就光着屁股去起网。

■ 听蟹

这是凭耳朵听声音捉蟹。夜里，一些长得肥壮的大蟹，会爬上岸来觅食，它们伏在水边芦苇和草丛里，发出轻轻的滋溜溜声，以诱骗昆虫爬来，美餐一顿。捉蟹人听到蟹的滋滋声，走上去，按亮手电，将蟹捉住。此法虽有趣，但难度高，首先脚步要轻，最好轻如猫步；而耳朵要灵，不但要听得到轻微的

滋滋声，还得吃准方位，当然手脚也要敏捷，我开始学听蟹，就因手脚不协调，眼睁睁看着到手的蟹逃了。有几次，甚至抓住了蟹脚，它却来个“壮士断臂”连滚带爬，逃进河里。

■ 钓蟹

钓蟹很简单：一根芦苇秆，一根棉纱线，线头系一杯口大小铅丝圈，穿上蚯蚓和小鱼，放进河里就可钓了。当然一个人一般都有三四十根钓竿，在河里相隔三四米扞一竿，蟹咬钓了，一手提钓竿，待蟹钳住钩饵慢慢跟上来，影影绰绰见到有蟹时，另一手就用网兜上去一抄，这只蟹就钓到了。有一次，我提半天竿，蟹却抓住水草，不肯松开，到后来它终于挺不住，咬着饵料上来了，我赶紧用网兜一抄，竟是一雌一公两只大蟹！从此一钓二蟹，就成了村子里的佳话。

■ 簍蟹

此法虽古老，却很普遍。用芦秆帘子，在河浜里拦腰拦断，一头搭个小窝棚，夜里点一盏马灯，因为蟹有驱光习性，受到竹帘阻碍，就会朝马灯处爬，那时，在窝棚里伸手即可把蟹逮住。因为窝棚设在河面，所以小孩不去。但我邻居张伯是蟹簍老手，他终于答应我跟他去一次，但是上半夜捉了几只后，下半夜我却睡着了。

带外孙女「神游世界」